



[美] 罗伯特·陆德伦 著 姚向辉 译

西格玛协议

Robert Ludlum

罗伯特·陆德伦

THE SIGMA PROTOCOL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西格玛协议

[美] 罗伯特·陆德伦 著
姚向辉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格玛协议/(美)陆德伦(Ludlum, R.)著;姚向辉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3.8

书名原文:The Sigma Protocol

ISBN 978-7-5327-6101-2

I. ①西… II. ①陆…②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40090 号

Robert Ludlum

The Sigma Protocol

© 2001 by Myn Pyn, LLC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Myn Pyn, LLC c/o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, Armonk, New York, U. S. A.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字: 09-2009-319 号

西格玛协议

[美]罗伯特·陆德伦 著 姚向辉 译

策划/张吉人 责任编辑/莫晓敏 封面设计/未氓设计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20.25 插页 2 字数 389,000

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-8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6101-2/I · 3626

定价: 59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512-52219025

苏 黎 世

“劳您久等了，您需要喝点什么吗？”

矮壮侍者说的英语只略带一丝口音。深橄榄绿的制服上，黄铜名牌闪闪发亮。

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本·哈特曼挤出一个没精打采的笑容。

“您太客气了。要不然，来点茶如何？咖啡？矿泉水？”侍者抬起头，热情洋溢地望着本，他只剩下几分钟来挽救行将破灭的丰厚小费，“接您的车竟然迟到，我实在抱歉得不知该说什么好。”

“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。”

本站在圣哥达酒店的大堂里，圣哥达是一家建于十九世纪的高级旅馆，专门为富有的国际商人提供食宿——正视现实吧，本自嘲地想道，富有的国际商人，这就是我。他已经结完了账，此刻正在无所事事地琢磨，能不能用小费堵住侍者的嘴，让侍者别替他拎包，别像孟加拉新娘似的，总在背后几英尺的地方亦步亦趋地跟着他，别因为接他去机场的车子迟迟不到而道歉个没完没了。全世界的高级酒店都因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而骄傲自豪，但经常旅行的本却不可避免地发现这样的服务实在烦人，让他打心眼儿气恼。他花费了许多时间，不就是为了破茧而出吗？但他与之作战的茧——陈腐的特权闹剧——到头来却依然是胜利者。侍者对他知根知底，不是吗？不过是另一个被宠坏了的有

钱美国人。

本·哈特曼今年三十六岁，但此刻他觉得自己远不止这点年纪。倒不是因为时差，尽管他昨天才从纽约飞抵苏黎世，场所错乱的感觉尚未褪尽；而是和重又身处瑞士有关：在过去那些快活的日子里，他在瑞士消磨了许多时光，滑雪滑得飞快，开车开得更快，觉得自己是成天板着脸、循规蹈矩的本地居民之中的野性魂灵。他渴望重拾旧日的精神，却未能如愿。他的兄弟彼得——他的同卵双生兄弟，他在世间最亲近的朋友——四年前不幸在瑞士遇难，从此以后，他一直没有踏上这片土地。本原以为这趟旅程会唤起对旧日的回忆，但事实却并非如此。现在，他已经意识到了，重返瑞士是一个多么大的错误。自飞机在克洛滕机场降落那一刻开始，他始终无法集中精神，愤怒、哀恸和孤独——各种各样的情绪萦绕不去。

但他知道，最好不要让这些情绪表露出来。昨天下午他谈了一笔小生意，今天早晨和瑞士联合银行的罗尔夫·格伦德尔迈耶博士进行了一场热烈的会晤。意义之类的东西自然没有多少，但你必须时刻让顾客保持满意；赔笑脸本来就属于工作的一部分——说实话，他觉得他的工作也就只有这一件事。有时候，想到自己多么轻而易举就融入了这个角色，成为传奇人物马克斯·哈特曼唯一在世的儿子、家族财富及哈特曼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职的预定继承人，本心中总会微微发痛。哈特曼公司是他父亲创立的企业，到今天已经积累了数十亿美元的财富。

现在的本拥有全套国际金融巨子的行头：塞满布里俄尼和奇通套装的衣橱、轻松自在的笑容、坚定有力的握手，以及——最为重要的——目光，沉着、平稳、聚精会神的目光。他的目光中承载着责任感，让对方觉得他既可靠，又睿智；然而，在这种目光之下，隐藏着的是足以吞没一切的深深厌倦。

话说回来，他重返瑞士并不纯粹为了谈生意。到了克洛滕机场，他

将搭乘小型飞机去圣莫里茨滑雪度假，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极其富有的年老客户、老先生的妻子和他们的孙女——按照他们的说法，这女孩漂亮得出奇。这位客户的邀约之辞虽是欢欣愉快，但态度却不可谓不坚决。这是一场相亲会，本对此也一清二楚。曼哈顿那些体面堂皇、手头宽裕且适合婚配的单身男人总免不了遇到这种“危机”：客户永远在想方设法要他和他们的女儿、侄女、表亲见面。你很难婉拒这种请求。更何况他时不时地还真会遇到一两个谈得来的姑娘。凡人永远琢磨不透老天的意思。再说，马克斯动不动就要提起抱孙子的话题。

马克斯·哈特曼——慈善家、暴君、哈特曼投资管理公司的创始人。这位白手起家的移民，逃离纳粹德国的时候身上只带着区区十美元，在战后立刻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，经过多年奋斗，最终将它变成今日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大企业。年过八旬的老马克斯独自住在纽约的贝德福德^①，生活上极尽奢靡，依然掌控着他的公司，而且还要时刻确保无人忘记这件事情。

给亲生父亲工作已经够不容易的了，要是你对投资银行和什么“资产分配”、什么“风险管控”等等听了就发困的专门术语缺乏哪怕一丝一毫的兴趣，那可就更加困难了。

或者是在你对金钱完全没有兴趣的情况下。本知道这是拥有太多金钱的人方可享有的奢侈念头，比方说哈特曼家族的成员——家里每个人都有自己名下的信托基金，读得起私立学校，住在韦斯特切斯特县的辽阔庄园里，这还没有算上“绿蔷薇”^②附近那两万英亩土地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产业呢。

彼得坠机之前，本一直有机会去做他真心喜欢的那些事情：教育，特别是教育那些被绝大多数人放弃了的孩子。那是布鲁克林一个名

① 贝德福德(Bedford)：位于美国纽约州韦斯特切斯特县的东南部。本文注释均为译注。

② 绿蔷薇(Greenbrier)：位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格林布赖尔县的豪华度假胜地。

叫东纽约的地区，他在一家条件格外恶劣的学校教五年级。许多孩子是惹祸精，街头帮派的身影自然少不了，还有几位阴沉少年，像哥伦比亚毒枭一般武装到了牙齿。这些孩子需要的是一位真正在乎他们的老师。本在乎他们，在他执教的那段时间里，他确实改变了某些孩子的人生轨迹。

但是，彼得去世后，本没有其他选择，被迫回家料理生意。他告诉朋友，这是母亲的临终遗愿，他相信事情也确是如此。无论母亲有没有得癌症，他都不可能拒绝母亲的请求。母亲憔悴的面容，因为化学疗法而变得灰白的肤色，两眼下状如淤青的红色印痕，这些都还历历在目。她比本的父亲年轻将近二十岁，谁也没有想到她会是最先离开人世的。作工吧，黑夜将到。^① 她说露出勇敢的笑容。剩下的话，她留在了自己心中。马克斯熬过了纳粹的达豪集中营，却失去了一个儿子，此刻又要失去他的妻子。一个人无论多么权势滔天，在这种时刻也难免变得软弱。

“他也要失去你吗？”母亲这样低声问本。那时候，本住在距离学校五个街区的破旧公寓里，那幢楼没有电梯，他住在六楼，走廊上永远有一股猫尿味，油毡地毯的边角已经卷起。他拒绝接受父母的任何金钱，这算是他当时的人生信条。

“本，你听见我问的话了吗？”

“我的那些孩子，”本说，但他的声音中已经流露出了挫败感，“他们需要我。”

“他也需要你。”母亲轻声答道，他们的讨论就此画上了句号。

于是，现在的本只好四处请有钱的大客户吃饭，让他们觉得自己非常重要，受到了特别照顾。企业创始人的儿子在他们面前百依百顺，这

^① 语出《圣经·约翰福音》(9:4):“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；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作工了。”

让客户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自告奋勇游走于这些正牌“惹祸精”之后，他不禁觉得原先带过的五年级孩子都纯洁得堪比教堂祭童了。与此同时，他抓紧一切机会旅游、滑雪、玩滑翔伞、玩滑雪板、攀岩，一个接一个地换女人，但绝不和其中任何一位确定关系。

老马克斯还得等几年。

忽然间，圣哥达酒店的大堂——玫瑰色的锦缎窗帘，厚重的深色威尼斯风格家具——压抑得让他不堪忍受。“我还是去外面等车吧。”本告诉身旁的侍者。穿深橄榄绿制服的男人假笑着说：“没问题，先生，一切随您吩咐。”

走出酒店，正午的阳光晃得本直眨眼睛，他望着面前班霍夫大道上如织的行人、菩提树林立的庄严马路、昂贵的奢侈品商店、咖啡馆、连成排的石灰岩外墙的小型宅邸——那里是许多金融机构的驻扎地。侍者拎着本的行李急急忙忙跟了出来，本摸出一张五十瑞士法郎的钞票塞过去，打个手势要他离开。

“哎，先生，真是太感谢您了。”侍者的叫声中不无矫揉造作的惊喜。

接他离开酒店的车一出现在鹅卵石铺就的车道上，门童就会来通知他；不过本并不着急。苏黎世湖上吹来清爽的微风，他在闷热的房间里呆了太久，早已闻够了咖啡的香气和微弱但不容错认的雪茄烟味。

本随手把崭新的“*Volant Ti Supers*”牌滑雪板靠在酒店科林斯风格的柱子^①上，和其他行李摆在一起，然后抬头注视着繁忙的街景，陌生的路人匆匆而过。一名愠怒的年轻商人冲着手机大喊大叫。一个穿红色派克大衣^②的肥硕女人推着婴儿车缓步而行。一群日本游客兴奋地交谈着。一位穿职业套装的高个子中年男士，他已经开始变灰的头发扎成马尾巴。送货员捧着一盒百合花走过，身穿高级鲜花连锁店花廊

① 科林斯(Corinthian)柱型是希腊主要柱型中最华丽的一种。

② 派克大衣(parka)：一种冷天穿的有风帽并常有暖和衬里的外套或夹克。

特有的橙黑制服。一位衣着奢华的美丽金发女郎，捏着一个盛宴牌的购物袋，朝本的方向看了一眼，然后又飞快地看了一眼，转开视线之前，女郎眼中流露出一丝兴趣。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和光阴^①，本想道。他的视线继续闲游。几百英尺之外就是洛文大道，持续不断但被楼房挡住了的交通声响飘入耳中。附近有一只容易激动的狗在吠叫。一位中年男士穿着紫色运动夹克，对于苏黎世而言有些过于时髦了。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男人，迈着大步经过寇氏甜品店，他的姿态看起来目标非常明确。这个男人有些面熟……

非常面熟。

本又看了一眼，这次看得更加仔细。那莫不是——难道真的是——他大学时的好伙伴吉米·卡瓦诺吗？奇特的笑容慢慢爬上本的脸。

吉米·卡瓦诺，本在普林斯顿念二年级的时候认识了他。吉米住在校外，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，专抽能呛死普通人的无过滤嘴香烟，酒场上从未遇过敌手；本已经算是著名的酒国英雄了，但遇见他也要甘拜下风。吉米来自纽约州西部一个名叫荷马的小城，这个地方是他口中无数故事的发生场所。某天夜里，向本展示了先喝龙舌兰酒再猛灌啤酒的特长之后，吉米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荷马小城的传统运动“翻母牛”，让本惊讶得合不拢嘴。吉米身材瘦长，性格淘气，见多识广，有一肚子的玩笑话，脑筋转得飞快，是个天生的饶舌鬼。最重要的是，在本认识的所有年轻人之中，吉米过得远比他人生动：其他那些人，要么是成天琢磨法律学校和商业学校的入学考试经验，手心永远汗湿发潮的预备职业者；要么主修法国文学，装腔作势，烟要抽丁香口味的，脖子上总是扎着条黑围巾；还有几个终日郁郁寡欢的家伙，似乎不用绿色染发剂就

^① 引自安德鲁·马维尔(Andrew Marvell, 1621—1678)的诗作《致羞怯的情人》(To His Coy Mistress)，下一句是“姑娘哟，你的羞怯就不是罪行”。译文从黄新渠本。

无法表达他们的反叛精神。吉米与他们迥然不同，本非常羡慕他这种遗世独立的自在精神，对于能和吉米交上朋友，他不止觉得高兴，甚至有几分自豪。毕业以后，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，他们也慢慢失去了联系；吉米去了乔治敦大学的国际事务学院工作，本则选择留在纽约。他们谁也不特别怀念大学时代，时间和空间的分隔逐渐发挥了它们惯常的威力。不过，在现在的本看来，吉米·卡瓦诺大概是全世界最后几个他愿意与之交谈的人之一。

吉米·卡瓦诺——毫无疑问，那就是吉米——越走越近，本注意到吉米的棕褐色战壕雨衣^①底下是一套昂贵的正装，但嘴里仍旧叼着香烟。吉米的外形发生了改变，他变得更加魁梧。但这个人毫无疑问就是吉米·卡瓦诺，他的老朋友。

“天哪！”本大声说。他沿着班霍夫大道迎向吉米，走了两步，想起那副价格不菲的滑雪板，无论有没有门童看着，本都不打算把它们扔在背后。他转身拿起滑雪板，扛在肩上，朝卡瓦诺走了过去。卡瓦诺的红发减了些颜色，发际线也向后退了几分，曾经长满雀斑的脸现在有了些许皱纹，穿的阿玛尼西装至少值两千美元，天晓得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苏黎世。忽然间，两人的眼神对在了一起。

吉米脸上绽放出热情的笑容，他大踏步走向本，伸出一条胳膊，另一只手插在战壕雨衣的口袋里。

“哈特曼，你这老家伙！”吉米在好几码外就喊开了，“嘿，好兄弟，真高兴能遇见你！”

“上帝啊，真的是你！”本惊呼道。就在同一个瞬间，本满心疑惑地望着—根金属管从老朋友的战壕雨衣中钻了出来——消音器，他看清了那是什么东西，而位于老友腰部的枪口此刻正指着本。

① 战壕雨衣(trench coat)：一战期间英法士兵在战壕中穿着的一种防水大衣，后为西方时尚界发展成有大口袋及腰带的双排扣及膝长外套。

肯定是什么古怪的恶作剧，老吉米就喜欢搞这种名堂。为了表示配合，本开玩笑似的举起双手，闪身躲开一粒想象中的子弹；可就在这个时刻，吉米·卡瓦诺的右手轻轻地动了一下，这无疑是扣动扳机的动作。

接下来的事情尽管发生在短短的几分之一秒之间，但时间的进程却仿佛被压缩了，慢到近乎静止的地步。本不由自主地将右肩上的滑雪板猛然卸了下来，他原想打掉吉米手中的武器，但却狠狠地砸在了老朋友的脖子上。

一瞬间之后——抑或是同一个瞬间？——他听见了爆裂声，后脖颈感觉到锐利的刺痛，一粒真正的子弹击碎了仅仅几英尺之外的玻璃店面。

这不可能是真的！

吉米没有料到本的反击，痛叫一声，失去了平衡。跌倒在地的时候，他伸出一只手抓住滑雪板。一只手——左手。本觉得仿佛吞了一大口冰块。跌倒时，身体的本能会让你伸手扶住自己，你会伸出双手，会扔掉手提箱、钢笔、报纸。但是，有几样东西是你不会随便扔掉的，是你即便摔倒也要紧紧抓住的。

枪，那把枪是真的。

本听见滑雪板哐当一声摔在人行道上的声音，看见吉米的面颊上出现了一缕鲜血，看见吉米挣扎着要爬起来。本猛然向前一冲，以最快的速度沿着街道奔逃而去。

那把枪是真的。吉米对准他开了一枪。

匆忙赶去赴午餐约会的购物者和商人堵住了本的去路，左冲右突之间，他不得不和几个人发生了碰撞，那些人喊叫着表示不满。本没有回头道歉，继续向前冲，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如此奔跑过，他不停改变前进方向，希望能够通过不规则的路线闪避子弹。

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太疯狂了，彻头彻尾的疯狂！

他犯了一个错误，竟然在奔跑间扭头看了一眼，因此放慢了步伐——此刻，本的面容已经化作不停闪亮的信标，吸引着那位不知为了什么奇特原因要杀死他的故交。突然，就在离他两英尺的地方，一位年轻女士的前额蓦地炸裂开来，化为一团红色血雾。

本惊恐万状，禁不住叫了出来。

耶稣基督！

不，这不可能是真的，这绝不是现实，这是一个怪诞到了极点的噩梦。此刻一粒子弹打在身旁这幢窄门办公楼的大理石外墙上，石屑在本的眼前四散乱飞。已经爬了起来的卡瓦诺正紧追不舍，现在与本仅有五十英尺左右的距离，尽管他边跑边开枪，准头却好得可怕。

他想杀我，不，不对，他很快就会杀死我！

本忽然向右虚晃一下，继而猛地朝左一扭，跃出两三步。他拼尽全力奔跑。在普林斯顿念书的时候，他是田径队的成员，专攻男子八百米，十五年之后，他知道自己唯一的生存机会在于让身体重新跑出当年的速度。脚上的运动鞋不是为跑步设计的，但感觉还凑合。他需要的是一个目的地，一个清楚的目标，一个终点：这就是跑步的关键。想，该死的，快想！本的脑子里咔哒一响：此处离全欧洲最大的地下购物街仅有一个街区，那个俗丽的地下消费天堂名叫“购物世界”，位于中央车站底下，绵延数个街区。他的脑海中出现了购物街入口的位置，许多条自动扶梯一字排开，从班霍夫广场伸向底下；进到那里，从地下穿过广场，这总比在地面上和人潮搏击要快得多。他还可以在地下廊街藏身。只有失去理智的家伙才会追着他进入购物城。本每次抬腿都举高膝盖，甩开大步奔跑，软绵绵的步态被抛诸脑后，他拾回了当年铭刻在心的奔跑节奏。他能感觉到的只有扑面而来的冷风。甩掉卡瓦诺了吗？他听不见背后有脚步声，但也不敢轻易做出任何判断。他摒弃一切杂念，拼死狂奔。

拿盛宴牌购物袋的金发女子合上她的小手机，放进天蓝色香奈儿套装的口袋，苍白而光润的嘴唇因为气恼而撅了起来。开始的时候，一切都很顺利，就仿佛——仿佛钟表运行。她只花了几秒钟就做出判断，圣哥达酒店门口的那名男子正是她的目标。那人三十五六岁，面容棱角分明，下巴坚强而有力，棕色卷发里夹杂着几撮白发，双眼呈褐绿色。模样让人看了挺舒服，说是英俊也没问题；但他的长相还没有特殊到从那么远的地方就不会认错的地步。不会有什么太糟糕的后果。他们选中的枪手认得出他就行；他们对此还是有信心的。

可是，就现在看来，局势根本没有受到良好的控制。目标完全是门外汉，遇上专业人士基本上只能是死路一条。然而，越是门外汉越是让她紧张。他们无疑会犯错，但犯的错误往往无法预测、缺少规律，正因为他们不谙此道，才让理性的预测屡屡落空，目标刚才摆脱追击的举动恰恰证明了这一点。那家伙的逃跑极尽疯狂和曲折之能事，但除了推迟不可避免的结局到来之外，不会起任何实质性的作用。然而，追击需要时间——时间却是此刻他们最短缺的资源。西格玛一号肯定要大发雷霆。她瞥了一眼镶钻小手表，拿出手机，又打了一通电话。

本·哈特曼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肌肉缺氧，极为痛苦；他在通往购物街的自动扶梯口上站住，他必须当机立断。头顶上的蓝色标牌写着：I. UNTERGESCHOSS SHOPVILLE^①。下行自动扶梯上站满了购物者，有些人抱了许多口袋，有些人推着购物推车；只能使用上行扶梯，因为那里的人相对而言较少。本沿着上行扶梯一头冲下去，硬生生分开一对手牵手挡住去路的年轻男女。这种粗野的行为引来了夹杂着厌恶和嘲笑的惊讶目光。

他全速跑过地下购物街的中庭，双脚在加了黑色塑胶垫的地板上

^① 德文：购物世界地下一层。

面飞奔，一丝希望才爬上心头，他就意识到自己犯了多么大的错误。他的周围，惊呼声和恐慌的叫声此起彼伏。卡瓦诺跟着他来了地下购物世界，进入了这个封闭空间。他在一家珠宝店的镜墙中瞥见了一缕黄白色的亮光，那是枪口喷出的火焰。几乎是同时，子弹撕开一家旅行书店的抛光红木墙板，露出底下廉价的纤维板。到处都乱作一团。几英尺之外，一位穿着宽大套装的老者猛地抓住喉咙，鲜血洒满衬衫前襟，如保龄球瓶般倒了下去。

本一个箭步躲在了指路牌背后，指路牌宽约五英尺，呈长方形，由混凝土和玻璃制造，上面用黑色背景衬着雅致的白色文字，以三种语言为顾客列出商店名录。一次沉闷的玻璃爆炸声告诉他，指路牌替他挡了一粒子弹。顶多半秒钟之后，随着清脆的破裂声，一块混凝土从指路牌上重重地砸了下来，就落在他的脚旁。

就差了几英寸！

另外一名男子，人高马大，穿驼毛轻便大衣，戴时下最流行的灰帽子，在本面前跌跌撞撞走了几英尺，倒地身亡。他的胸口吃了一枪。

在这片大混乱中，本发现他很难分清卡瓦诺的脚步声，但从刚才在镜子中见到的枪口火焰可以判断出，顶多再有一分钟，他就会被追上了。本在混凝土“安全岛”背后直起腰，利用他六英尺的身高疯狂扫视周围，寻找新的藏身之处。

与此同时，附近的惊呼声越来越嘈杂。购物街上，前方挤满了歇斯底里尖叫的人群，有人蹲倒在地，有人弯腰站立，许多人用双臂抱着脑袋。

二十英尺之外又是一排自动扶梯，上方的标牌写着：2. UNTERGESCHOSS^①。假如能在不被子弹击中的前提下冲到楼梯口，他就可以去下一层躲藏。这也许能改变他的坏运气。不可能更糟糕了，他想——

^① 德文：地下二层。

但是，看见几英尺外穿驼毛外套那位先生身旁一摊越积越多的鲜血，他随即改变了主意。该死，他必须用大脑思考！他不可能在短短数息间冲过这二十英尺的距离。除非……

他伸手抓住尸体的胳膊，用力拽了过来。顶多还剩下几秒钟。本跪倒在地，飞快脱掉死者浅褐色的外套，抓起灰色帽子——躲在西联柜台旁的几位顾客向他投来憎恶的目光。没时间表现周到了。他连忙穿上那件有些窄小的外套，戴上帽子，把帽檐用力拉到最低。想活命的话，他必须克制住直接奔向二层扶梯的冲动；本参加过不少狩猎活动，知道突兀的举动会让指头发痒的猎人立刻开枪。他慢慢站起身，佝偻着腰，扮出老人失血后的虚弱步态，跌跌撞撞，蹒跚而行。他完全暴露在枪手的视线之下，对方一枪就能要了他的性命，这套诡计必须要能瞒骗对方一段时间，足够让他走到扶梯前。至少十秒钟。只要卡瓦诺还认为他是受伤的无关路人，就不会在他身上浪费子弹。

本的心脏在胸膛中怦怦猛跳，所有的本能都在冲他尖叫，要他拔腿而逃。还不到时候。他弓着腰，收起肩膀，步态不稳，蹒跚而行，他把每一步都控制在不会引发怀疑的范围之内。五秒、四秒、三秒。

自动扶梯口，惊恐的行人都躲了起来，这里已经空无一人；在其他入眼中，还没等扶梯把这名身穿沾血外套的男人带下去，他就似乎朝前跌了出去。

行动！

拼命按捺住一切妄动，这和奋勇奔跑是同样费劲的事情，本的每根神经都在抽搐，他用双手抓住扶手，免得自己真的栽了下去。他尽量放轻脚步，几步跑完剩下的扶梯。

楼上传来充满挫折感的怒吼：卡瓦诺马上就会追过来。现在的每一秒钟都分外重要。

本又开始拔腿狂奔，然而，购物街的地下二层简直是一个迷宫。这里没有直接通往班霍夫广场另外一侧的出口，只有没完没了的旁路小

道,较宽的步道旁点缀着许多木头和玻璃搭建的售货亭,贩卖的商品从移动电话、雪茄、手表到海报无所不包。对于不慌不忙的购物者而言,它们是吸引兴趣的岛屿,但对于此刻的本而言,这些东西只是障碍物。

不过,售货亭也遮挡住了直接的视线。它们使得对方远距离杀本的可能性大大降低,他因此争取到了时间。也许足够让他找到此刻最需要的东西:盾牌。

他一阵风似的奔过许多精品小摊:“Foto Video Ganz”、“Restseller Buchhandlung”、“Presensende Strickler”、“Microspot”。“Kinderboutique”^①——窗口摆满了毛绒动物玩具,展示柜的背后是一块用绿色和金色涂饰的木板,上面雕刻着常春藤的花纹。还有瑞士电信折价店用铬合金和塑料制成的店标……所有物品都在喜气洋洋地宣传各自的产品和服务,对本而言毫无用处。他的视线落在前面右手边,瑞士信贷集团和大众银行的办公室旁是一家箱包商店。他透过橱窗张望,一眼看过去满满当当的全是软皮手提包——没用。他要找的物品在店堂里:一只硕大的金属公文箱。希望那亮闪闪的钢制覆层不止是摆摆样子的,必须能挡得住子弹才行。本冲进小店,抓起公文箱,转身又奔了出去,他留意到店主脸色苍白,汗流不止,正操着瑞士德语对电话大喊大叫。没人来追赶本,疯子闯进购物中心的传闻已经散播开来了。

本获得了盾牌,但同时也失去了宝贵的时间。就在冲出箱包店的那一刹那,他看见橱窗先是变成了一片美丽的蛛网,旋即化为无数碎片。卡瓦诺追近了,近得让本不敢回头弄清他的位置。本朝前狂奔;到了十字形购物中心的一头,他冲进一群刚从弗伦斯卡蒂大型百货商店里涌出来的购物者当中。本举着公文箱埋头往前跑,被某个人的腿绊

① 以上均为德文,分别是常见的照相馆、书店、礼品店、零售店、儿童用品店的名字。其中“Presensende Stricker”恐有误,应为“Presende Strickler”,是一家礼品店。同时该购物中心并无名为“Microspot”的店铺,可能是“Migros”。以上,也有可能是作者有意写错,以示男主角无心细看。

了一下，踉跄了几步，好不容易才找回平衡，这让他又失去了几毫秒的宝贵时间。

距离头部仅仅几英寸的地方传来炸裂声；一颗铅弹狠狠击中钢壳公文箱。公文箱在本的手中猛然一扭，部分原因是子弹的冲击力，另外一部分则是他自己的肌肉反射，本注意到公文箱对着他的这一面上出现了一个突起，状如小锤砸出的凸痕。子弹穿透了第一层，险些连第二层也一同击穿。盾牌救了他一命，但局势仍旧危急万分。

他周围的一切都只是模糊的光影，但本知道自己跑进了拥挤的哈勒州立博物馆。他也知道杀手依然紧追不舍。

人群在惊呼——在挤来挤去，在畏缩闪避，在奔跑逃命——让众人恐慌的人越来越远，与之相伴的是枪口的火焰和喷洒的鲜血。

本一头扎进狂乱的人群，立刻被吞没其中。射击似乎暂时停了下来。他把公文箱随手扔在地上：盾牌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，在人群中亮闪闪的金属外壳只会让他成为移动的活靶。

结束了吗？卡瓦诺的子弹用光了？他在重新装弹？

他推推搡搡，朝一个方向走了几步，又换一个方向，挤出几步，本在这个迷宫般的场所寻找 *Ausgang*^①——一个出口，他希望悄悄溜走，不被任何人注意到。说不定我已经甩掉他了。本心想。但他依然不敢回头张望。只能向前，绝不后退。

在通往弗伦斯卡蒂百货商店的步道上，他发现了一块用深色木头做的仿乡村风格标牌，上面用鎏金的潦草字体写着：KATZKELLER-BIERHALLE^②。标牌下方是一处凹室，通往某家荒弃的餐厅。另一块较小的标牌上写着：GESCHLOSSEN——已歇业。

① 德文。文中多处出现德文、法文、西班牙文等外文，如行文前后已有作者释文，则不再另行译注。

② 德文：卡茨凯勒啤酒酒店。